

東瀛演義傳

二

1467
10



阿 述
1466
2

1467
10

刻劍嘯閣東漢演義評卷之三

紫微躍奔求名將

却說光武會集諸將議曰若此久困於城何時得解鄧禹
 曰主公可引姚期馬武杜貌岑彭四員勇將二百雄兵往
 江夏劉嘉劉隆處求救借兵此二人亦係漢室宗枝因王
 莽篡國號為銅馬賊號漢為賊漢臣將如何主公若到彼必相扶共復仇恨若求
 得數萬軍來昆陽可解矣光武曰難出此圍禹曰臣有一
 計使主公安然可出光武曰敢問何計禹曰臣領眾軍開
 西門劫寨主公往南門出走使彼不疑光武依其言令軍
 卒各披盔甲上馬至夜三更引四將領軍二百從南門而



出鄧禹引李通堅譚鄧暉傳俊等領軍五百開西門虎劫
 王尋之寨門外金鼓喧天喊聲震地驚起王兵悉奔西門
 搦戰四將保出光武而去鄧禹等殺至天明王兵大敗急
 令鳴金收軍入城緊把却說光武出城約行二十餘里忽
 聽山後鼓角喧天軍兵湧出遙望當頭一將身披皂袍鎖
 子甲頭頂雉尾白銀盔手提昆吾寶劍坐下抱月烏騾姚
 期四將各執鎗刀排列陣勢立等拒敵其將飛奔至近望
 光武慌忙下馬拜伏於地光武視之乃老將卓茂也携起
 問曰汝何至此茂曰臣於小長安聞主公昆陽受困徑出
 江夏求兵救援主公何幸得遇於此光武大喜再問長安

光武遇茂時年山十餘矣史稱其寬仁恭愛有借史屈

期四將各執鎗刀排列陣勢立等拒敵其將飛奔至近望

更始若何茂曰更始皇帝被八名賊臣百般欺侮萬計相
 戕行不仁之事禍亂朝廷光武聽罷目眙長安頓然淚下
 而歎曰莫非劉朝不合與創故使賊臣操柄顛亂朝綱馬
 武勸曰主公於途中少懷憂悶且奔前行卓茂曰主公今
 將何往光武忍淚而言曰往江夏求借救兵以解昆陽之
 急卓茂遂與同往行至其城下馬令人報知劉嘉劉隆等
 慌忙出迎接入衙內施禮各叙宗祖之情乃光武之姪也
 二人頓首再拜光武携起依序而坐二人謂曰敢問皇叔
 此來必有奇事光武曰為賊臣王莽侵謀漢室剪滅劉氏
 宗枝秀起三軍于白水立聖公於宛城欲恢先朝之業以

復平帝之仇，奈王莽勢大，難與拒敵，故此昆陽敗困，不能
 脫釋，特於姪處求借雄兵數萬，以濟燃眉之急。倘破王莽，
 復成基業，公等皆不失乎王爵之位，而慰祖宗地下之望。
 姪意若何？劉嘉曰：姪有數萬之軍，未曾操練，恐難為用。待
 姪明日親自教演，即與皇叔應用。至次日天曉，點集眾兵，
 重於場上練習。有首將宋禮出曰：大王不可輕動軍兵，自
 家尚恐力有不贍，奚暇為他人救援？去若獲勝，彼得成功，
 創業備有一失，豈不自傷害哉？言罷閃出一將，大喝一聲，
 而罵曰：匹夫小卒，安敢違慢軍情？遂拔劍一砍，頭落於地。
 光武大驚，視之乃劉隆也。眾將俱不敢言，有詩為証：

袞袞青雲塞要津，已聞聖主用賢臣。
 奸邪不識英雄漢，故向軍前自殞身。

列宿紛臨助聖君

却說劉隆斬却宋禮，奮怒騰騰，就欲起兵前往。忽聽城外
 炮响一聲，軍如虎奔，俱頂重盔，堅甲執短戟，長鎗當頭，一
 將面紅鬚黑，膀闊腰長，身披紅錦袍，腰繫絲蠻帶，手執降
 魔杵，坐下燕色馬，湧身若箭，舉步如飛。光武觀着，甚有驚
 懼之心。岑彭急扯昆吾劍，馬武忙執青銅刀，姚期搭上雕
 翎箭，柱貌持起搦神鎗，列於教場，待臨陣敵。其將至近望，
 光武忙奔下馬，拜伏於堦。光武携起問曰：將軍何姓？答曰：

小將紀敞是也。聞主公昆陽戰敗，特引部軍五百接助。除
奸不意，幸逢於是。光武大喜，遂令同往。是日起軍，劉嘉守
江夏，劉隆引五百人馬與光武等，即行前奔。數日，奈糧艸
缺乏，光武令人往街糴買。忽人報曰：「此處糧食都被兩員
大將收貯。村西山下屯營，立寨買馬招軍。將軍可往彼處
求買。」光武遂領眾軍齊往。至其寨門，見兩員大將正於教
場練習。一人身披紅錦袍，金鎖甲，頭頂白銀盔，玉鳳纓，手
提丈八矛，坐下胭脂赤馬。一人身披白羅袍，白銀甲，頭頂
金煉盔，纓雉尾，使着方天戟，坐下銀鬃馬。騎兵步卒個個
精強。光武熟視心中，暗喜，思再得此二將，可解賊兵。有人

報知二將，急出問曰：「何方將士到此？」甚幹馬武曰：「非敢擅

踏將軍之所。本漢皇劉主戰敗昆陽，向江夏借兵。於此缺

乏糧食，敢告將軍回買多少，以濟急用。」答曰：「莫非劉族文

叔乎？」光武出應之曰：「然也。」二人聽罷，慌忙下馬拜伏於地。

光武下馬，携起問曰：「一將軍何姓？」答曰：「臣乃賈復，滅官是

也。聞主公昆陽受困，臣於此處積艸屯糧相助。遂請入寨，

大設宴會，有詩為証。

鐵衣數載枕寒戈，今日筵間暫樂歌。聖代中興賴公等，

洗兵須為挽天河。

摠評

東漢書言 卷三 四
劉隆雖有一段激烈之氣，然行兵大是鹵莽，設無賈滅
二將之排援，且坐困矣。

拖腸累戰，心無懼。

是日賈復等拔寨起軍，同光武至昆陽城南，灘水下寨。光
武曰：「誰人敢往城內下書報知鄧禹？」賈復出曰：「小將願往。」
光武遂將文書付與賈復，接之藏於箭袋。上馬飛行，殺至
城下，叫上開門。鄧禹登城問曰：「汝何將士？」復曰：「吾乃光武
部下降將，是賈復也。」禹曰：「有書來否？」復曰：「有。」遂開袋取則，
不見矣。乃叫曰：「因陣中衝殺，不覺錯射去矣。」鄧禹曰：「既無
文約，則難奉命。復思無奈，勸馬再回，殺至陣中，圍軍把卒。」

若浪衝波，兩開奔散。復衝出陣，至寨見光武，言訖前事。光
武又將文約付與復，接遂藏于懷。上馬復出，衝入其陣，不
覺王林藏于軍中，暗筭一鎗刺中左脇。賈復力戰，不知疼
痛，殺至城下，叫門。上接書，遂覺弓帶箭射入城去。鄧禹卽
令開門，接入見復，被傷驚而言曰：「公露腸矣。」復垂首視之，
果出顏色不異。禹急令人托入，親以東帛裹札。復曰：「軍師
急付文約與吾，回報禹曰：將軍帶此重傷，姑安養疾，待吾
別差人去復。」曰：「無妨，還欲斬除此賊，以顯陣上之名。」禹見
堅不肯停，遂將回書付與復，接飛身上馬。鄧禹登城，擂鼓
助壯，其威復殺入陣，又遇王林當住。二人交馬戰，不兩合。

東漢書卷之三
卷三
被賈復一鎗刺於馬下，衆軍各逃奔散。復遂衝出其圍，至寨見光武，具告前事。光武視之大驚，頓覺雙眸淚下，扶入寨中，仰天祝曰：「劉秀舉兵復業，得此將相助，今被賊子所侵，帶傷回寨。若果合誅王莽，以從衆望，願教此將早得安康。」祝罷，解下裘鼠以手徐徐按入，用藥護傷，謂復曰：「將軍爲吾解急，惟人大災。倘若太平之後，或我男汝女，我女汝男，誓結爲親，言罷扶歸。養疾此名曰拖腸大戰，有詩爲証：憶昔昆陽大戰時，拖腸斬將世間稀。劉君誓結爲親約，永與山河壯帝居。」

斬首堆橫氣愈雄

次日光武引軍至昆陽，入城。王邑巨無霸領兵攔住光武，曰：「小寇還不退兵，尚敢搦戰。今日陣前立斬汝等。」王邑大怒，曰：「白水反賊，敢言大話。」縱馬提刀直取漢將岑彭、馬武、杜貌、姚期、劉隆、臧宮、紀儼等，衝入其陣。巨無霸、王邑、廉丹、呂傲、李忠衆將一齊對廝，金鼓喧天，喊聲震地。城中鄧禹放出雄兵一千，猛將二十，外攻內掠。王軍大敗，殺得屍橫山積，血漲河流。巨無霸急將聚獸牌，敲動虎豹，犀象一齊助陣。光武急領衆將殺開血路而走，正得通州軍卒運糧送至，一齊擁出城去。惟岑彭追殺王邑，趕出陣去，約行五里之遙，見嚴尤於山下路側丟下王邑，且捉嚴尤，躍馬追

近不覺粧宅陷坑連人帶馬墮入其內此名陷虎之計也
後詩為証

將軍勇畧振天才跨海奔鯨躍浪開未識奸謀暗垂餌
一鈎吞上釣魚臺

佞賊空謀囚漢將

却說嚴尤粧陷岑彭令大將以鈎拖出挪縛押至元帥寨
中王尋大喜謂彭曰我王新室未有負汝何故反主降劉
今命遭於吾手岑彭罵曰羣豚豎子詭計陷吾何足為羨
王尋令將陷入囚車着末將李忠點兵三十押送高安見
帝親斬李忠領軍星夜押出行經數日到一高山忽聽炮

响一聲坡後千軍閃出當頭一將金盔銀甲玉帶絳袍手
提大捍刀身跨紅鬃馬黃旗上書着勅賜及國漢將蘇成
大喝一聲攔住去路李忠出馬告曰元帥王尋着吾長安
運取糧艸大王休得阻當蘇成曰汝乃王莽之軍忠曰然
也蘇成聽是王軍提刀趕殺二馬相交戰不兩合李忠敗
走蘇成不趕奪其囚軍往山而去至寨視之乃岑彭也遂
解其縛扶出謂曰不想故人遭於賊子之手非吾遇此難
脫其難彭曰多感大恩救拔雖結艸啣環以相報也有詩
為証

岑彭追戰墮王兵蘇將途逢救故人歛卒傷民無止息

皇圖竝立日同明

摠評

岑彭若不遇蘇成則昆陽之績何由建此天之巧作其緣以匡明主以救忠臣也

英雄勢逼友王軍

却說李忠引殘軍奔走長安入朝見帝奏曰小臣陷捉岑彭押至半途被勅賜及將蘇成奪去殺害軍兵臣不能抵敵故此敗還乞我王姑宥王莽聞奏大怒曰能捉不能堅押則有怠慢之心以欺主上喝令擒下處斬竇融急出奏曰蘇成世之勇將小可難敵用人之際不可損壞軍將乞

陛下仁宥帝准奏遂赦其罪再令押軍二十萬搬運糧艸送往寨門李忠謝恩出朝即起軍糧回寨行經數日至潁川山口遙望一隊軍馬飛奔趕來諛殺李忠惶惶無措至近視之乃岑彭領軍攔路李忠欲撞戰岑彭叫曰吾助王莽之時漢起白水其勢力極小吾與累戰長安終不能勝彼之敵今漢雖受困昆陽比於白水之戰力增萬倍將軍難與天違莫若棄王歸漢以全一世功名若不從願吾必奪糧將軍若空回營去王尋爲將不明兼此二理所歷必見處斬豈不功名兩失而身受辱哉願將軍思之李忠聽罷低首無言喟然歎曰非吾不能全忠實難與天意相違

遂下馬施禮將二十萬糧艸并衆軍馬悉歸順漢岑彭遂
與蘇成引李忠軍馬護送入城光武迎接大喜謂彭曰因
禍而反福也後有詩讚曰

赤心耿耿貫長虹百戰昆陽第一功奪輅反軍歸凱日
揚鞭策馬氣豪雄

爭名奪利空呈表

却說王尋於寨中聽知李忠降漢急寫表文令呂傲賀報
朝廷呂傲上馬行經數日至長安入朝近臣奏知王莽言
元帥王尋令人上表王莽宣至呂傲呈上

表曰

臣領陛下勅旨取拔昆陽克志勵精心懷惕湯日伏兵
于西城夜整軍於北塞晨昏擊戰且夕操戈殺將士於
疆塲歿橫山積斬軍兵於塞野血漲河流蔽日愁天昏
雲黑地因此數月之餘未能攻破臣等非不堅心圖治
柰漢兵驍勇勢力難驅前者捉獲岑彭令未將李忠解
送陛下親敵不意途逢賊子搶奪囚車以致功勞埋沒
名譽掩藏又聞陛下着軍解糧濟臣之急亦被反將岑
彭驅服李忠降漢糧車艸輅俱奪入城使臣等衆軍束手
無措今劉秀兵多食廣日益威名臣不辭萬罪敢瀆
天顏願陛下再發大兵協同攻擊則妖人可破於旦夕

矣臣王尋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百拜謹奉表

上聞

帝覽表讀罷大驚謂近臣曰若此之失如之奈何呂傲奏曰寨軍勞苦數月俱未蒙賞糧艸又被漢軍奪却衆皆失望恐一朝心變難以服之乞我主參詳帝聞奏傳旨令呂傲押送老牛膳羊往賽賞軍再起大軍二萬同往助擊呂傲謝恩出朝即點大兵押送老牛十萬膳羊十萬前行至昆陽山下一陣大風其羊皆化為石衆皆大驚再至西山河過老牛皆投入水衆將束手無言空回營寨而去後詩為証

國衰妖孽至勢敗禍相纏羊化為江石牛奔入渚淵

按其羊化之地後名曰羊石牛入水之處今名曰牛潭皆自此始

創業興王遍事賢

却說光武與衆將議曰王兵雖弱不禁大敵有此妖人怪助何日可解重圍馮異曰主公勿慮臣舉一人可除妖害光武曰公舉何人異曰舊日漢臣馬忠之子馬援字文淵見為陳州太守能使硬鉄飛鏢遠過百步若得此人至日縱使妖牌聚獸其鏢可破牌碎妖亡則昆陽不戰而解矣光武同馮異上馬往陳州而去却說馬援正於廳堂理事

手下有稟曰府外有一先生來謁太守未敢擅入馬援出迎
乃師父嚴子陵也接入後堂施禮坐畢問曰師父來者何
意子陵曰大漢文叔昆陽受困不能解脫君肯救助王軍
必敗且文叔寬仁智士若興漢室之後決以重酬君意何
如援曰吾父原任漢臣既師父親至願往相扶正話之間
一陣風過見有紅光貫日子陵乃袖占一課謂援曰今日
午後文叔必至也馬援聽說即安排位次共子陵雙騎出
迎西門而去却說光武約行十數里之地遙望一簇人馬
擺道而來至近視之乃故人子陵也忙跳下馬施禮馬援
伏於光武之前光武問曰此何官長子陵曰吾弟子馬援

也光武聽罷忙近抱起謂曰久仰將軍未能一會援曰未
獲遠迎乞我主宥罪光武謂子陵曰秀經數年不能成就
漢業奈何治之子陵曰搏虎先授其食釣魚須備其餌君
若不有昆陽王軍百萬難破敵之今幸困守於城盡引其
兵攻襲若此之破大勢已去彼何能為取長安易於反掌
耳豈足憂哉言訖遂邀入城馬援急令設宴筵會三日馬
援點軍三千同光武等行至昆陽入城而去有詩為証
未入飛熊兆幕帷已求賢士拯時危雖無滅楚三英傑
也有陳平六出奇

明賢一舉妖人破

却說光武於昆陽城內聚集大軍十萬號爲二十萬之多

問子陵曰方不雄安得如子陵者出而往之師父可施何計破此急危子陵曰王尋兵按西

門今天下可令吳漢岑彭今天下臧宮引軍一萬從東往渡濰水河劫寨

使彼不覺再令柱貌劉隆紀敞領軍一萬往北從西劫王

邑之寨使此二將不能出戰令賈復姚期領軍三千往西

山下埋伏令馬援領軍三千與巨無霸搦戰詐敗引至西

山舉旗爲號四下伏兵併起一齊掩殺主公與馬武傅俊

卓茂引軍六萬乘勢後襲則無霸可擒矣光武大喜曰師

父雄木猶高呂望卽令衆將各領大軍埋伏去訖却說王

尋令無霸領軍百萬爲前隊王邑嚴尤領軍五十萬爲中

隊王尋領軍二十萬爲末隊至城下叫漢將出陣馬援出

馬身披青袍水銀甲頭頂雉纓白寶盃手提丈八鎗坐下

青鬃馬立於陣前罵曰妖邪賊子三合提汝頭我英雄無

霸曰無名賊子敢來對陣援曰吾漢朝歷代功臣陳州太

守馬援將軍是也無霸令廉丹出馬二人交不兩合廉丹

敗走無霸奮怒輪刀直取二人交戰十合馬援詐敗無霸

追近又戰三合馬援敗走引至西山下旗旛展處坡後伏

兵併起金鼓齊鳴喊聲叫殺姚期賈復二人兩邊攻挾無

霸困於垓心不能衝出姚期叫曰怪顏妖賊早下受降免

遭擒斬無霸大怒輪刀再戰姚期賈復馬援三人夾攻無

霸

霸抵敵不住將、在、謀、而、不、在、勇、嗟、乎、無、霸、故、當、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起聚獸牌正欲敲動被馬接畧起飛鎗大
喝也、而、今、安、在、哉、一聲牌响鎗中碎作火光飛散姚期急扯弓望無霸腦
後一箭化陣狼烟而起黑雲內昏濛不見有詩為証

萬甲藏胸壯氣昂馬前一踴破天荒飛鎗畧起狼煙散
害國妖人聚獸亡

又言巨無霸詩曰

力賽英雄項楚王可憐一命喪昆陽縱教聚獸能驅虎
豈敵垓前大會場

勇將齊迎敵寇亡

鄭說王尋王邑見殺敗巨無霸急退兵回寨姚期賈復馬

援促兵追趕撞衝陣殺岑彭滅宮吳漢杜貌紀敞劉隆等
伏兵四起擒捉王尋光武見勝急引傅俊馬武卓茂大軍
六萬合併擊殺城中鼓譟而出內外合攻喊呼戰殺聲動
天地後、漢、書、載、莽、兵、大、潰、七、幸、起、水、溺、死、者、以、旁、萬、是、也、王軍大潰走者自相踐伏屍百里時大雷風作屋瓦
皆飛雨傾如注渚水漲河說山中虎豹是戰心驚天為助
雨水為不流士卒赴溺歿者數萬之餘惟王邑嚴尤輕騎
乘歿人渡水逃去光武等盡獲其軍實輜重盔甲珍寶不
勝其數後有詩曰

靄靄征雲蔽日光天愁地泣鬼神藏血流河漲屍山積
尤勝垓前困楚王

摠評

按鑑更始元年王尋百萬之軍被光武大破殺之於是關中聞知震恐海內豪傑響應皆殺王莽州府郡牧自稱將軍用大漢年號以待詔命續秀兄弟威名日盛昆陽巨鹿一戰成功真足令英雄動魄

敵破也知居士好

却說嚴子陵解脫昆陽之難私奔出城潛入山中隱名避世

成功猶有故人思

是日光武收軍入城設宴會將賞勞諸軍惟不見子陵甚

懷憂切鄧禹曰主公少慮子陵素愛隱樂不求聞達今為

主公解除急難喜不自勝必歸山避世去也可暫舍之光

武從勸遂寫表文令人申奏更始

表曰

昔高皇創業徒步布衣仗三尺劍而安天下則有張良蕭何韓信三傑之謀而楚竟莫能與之爭也不意呂后專權操機設變斬忠臣而戕骨肉則天下幾乎息矣幸文帝頗聞善政繼續江山傳至平皇賊臣握柄奪其位而弑其身殞其名而滅其姓蓋為昏蒙弱甚不能制理奸謀使祖宗萬載洪基一旦墮於莽賊天下紛紛生民

塗炭秀幸存於白水起集義兵效文王聘姜渭水竊高
 祖拜將郊壇畧服南陽少安兵甲遂立陛下為君以嗣
 先王之業庶不失乎天下之望而有利於社稷之福今
 尚寇害未除安危難一願陛下亦宜勵精圖治刻志於
 朝納直去奸參謀決畧務致太平則臣等之萬幸矣諒
 陛下聖德仁威不勞臣慮今秀昆陽擊拔旦夕操戈久
 困寇攘之圍不能施征脫釋城糧罄盡兵卒饑亡感上
 天垂恤孤窮幸濟危途之急頓使陽回幽谷枯木生梯
 畧集眾兵銳精日益破無霸於西山斬王尋於北野雷
 風大作雨注成河赴王邑嚴尤輕騎渡走驅廉丹呂傲

溺水淹亡。虢虎豹山崖戰股感平坡水亦不流聲震天
 關威鳴地府秀苟全一勝畧獲娛情皆陛下仁恩所被
 而致臣等之幸也臣秀誠惶誠恐頓首百拜謹奉表

上聞

更始覽表讀罷大喜欲飛詔加封劉秀功勞時八名賊臣
 朱鮪等見秀表奏大獲勝功乃私相議曰今劉秀兄弟掌
 握兵權威名日盛恐聖上寵他之能厭吾之薄莫若囑帝
 除之使吾等得為重用眾皆然之遂私入後殿見帝陰讒
 其事更始聽罷沉吟不敢形發部將劉稷聞之立起怒曰
 更始何不仁也伯升兄弟為此東征西討北伐南攻受盡

百千汗馬之勞，圖成大事，又推義讓之心，推居帝位。今汝安平宴享，彼其士卒之身，而返言欲害之，是何理耶？更始聞言，即宣劉稷至殿，喝令擒下，斬首，不容再語。劉稷急上奏曰：陛下且止，今王莽未除，不可先壞已將，恐衆士異心，難同舉。若陛下仁宥朱鮪，在傍譖曰：陛下斬者，尤當今劉縯兵威勢大，與稷同謀，欲奪陛下之權，就彼兄弟之職，陛下可將二人除之，以絕身邊之患。更始准奏，令將縯、稷一同斬首。武士得令，搬下金階，劉縯仰天歎曰：今吾大事已成，恨未能掃除內賊，以清國政，則雖死而無憾矣。言罷，引頸受刃。有詩爲証：

威名凜凜震華夷，四海來蘇望義旗。一旦命罹奸佞手，

恐聲抱恨殞丹墀。

總評

君側有佞臣，則邊將無功，千古同慨。獨惜伯升兄弟以血戰成功，反爲昏主所害，恨不能借尚方劍，斬佞臣頭一腔熱血，正不知洒向何地也。

智士規安終大器

却說光武於昆陽，聞知見縯破賊，臣朱鮪譖殺，頓使冤飛氣絕，悶倒於地。衆將急救多時，方醒，放聲大哭曰：吾兄威揚四海，聲震京華，不意遭賊子所害，失我羣行衆將，聞悲

俱各掩泣是日光武思兄被害坐臥不安即起軍馳詣宛城安服更始諸州官屬悉出接迎秀端容勵色不與交接私語衆皆畏服及至朝見更始和顏悅色低聲相應未嘗王○者○氣○象○于○此○可○露○一○丸○以取伐昆陽之功為念亦未以見之見害為懷孝服不施○喪哀不舉言談飲食坐笑如常惟枕席之上則有涕泣而已更始見其寬洪如此大慙而愧之遂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仁主之心於此可見

小人狹隘豈成才

却說王邑嚴尤走至長安入朝見帝泣而言曰臣該萬死○圖守昆陽被嚴子陵設計引馬援數將能使飛鎗打破聚

獸膠殺歎先鋒無霸斬却元帥王尋不覺雷風迅作雨下

成河將卒軍兵悉遭泮溺惟臣等乘歎人渡水幸脫殘生好雅氣壯矣

乞陛下將何禦治王莽聞說心驚是戰無計可施乃長歎

曰吾起大軍百萬擬立成功豈料敗於妖人之手而致有

今日之憂哉頓足捶胸吁嗟不已退朝悶坐若醉若癡終

日不能進食但以魚鮓酒啗而已玩讀兵書亦無精意倦

困昏傭憑几伏寐不復安於枕席而有時惕之惶有詩為

証

默默無言欲斷魂捶胸跌足懶傾樽當時恨不回頭早今日應知有此輩

聞風競順歸仁里

却說光武起軍攻拔長安以鄧禹為元帥岑彭姚期為先鋒馬武杜貌為左右使是日統領大軍十萬戰將百員炮响一聲齊擁上馬出城旌旗蔽日塵土遮天約行數里忽前一陣軍兵飛躍走近當頭二將真有風行草偃之勢望光武忙奔下馬伏呼萬歲光武曰汝等何方將士答曰臣乃成紀隗囂周宗是也聞主公舉兵滅寇小臣二將先破隴西武都二郡帶領部軍十萬特來迎接乞主公納用光武大喜遂封二將為左右引駕師二人謝恩上馬前引却說茂陵公孫述聞漢兵臨聚大軍於成都自稱輔漢將軍兼益州牧前來迎秀

至武關欲攻關上三輔將鄧曄于匡二人知漢兵至急開關門迎入於是諸州郡縣不征自降各稱漢將應接獻貢糧者難悉其數至潼關未聞獻接鄧禹掃下戰書令將射入關上

書曰

禹聞秦朝失政賊子當權蓋以斯高二佐之奸而致扶蘇非命之歎是天之所以速秦之滅也今奸臣王莽弑戮平皇奪其帝位自尊苛法復興天下蒼生失望士卒罹災以致旱澇不均賊荒競起今吾主劉秀聖智明君德澤高沾於四海仁風遠播於羣方畧集義兵起居白

水欲為先王雪恨。黎庶清憂，感天神之祐助。賴將士之匡扶，掠郡攻城，望風什偃。殺蘇雄於泚水，斬王將于昆陽。諸縣官軍悉稱漢應。今武關已下，潼豈能存。如書到日，早省開降，莫待火急，燃眉悔思晚矣。大漢元帥鄧禹謹書。

把關首將接書讀罷，三思而歎曰：非吾不能全忠，乃天意也。人豈違哉？遂令軍卒開門，親出關外迎接。望光武伏於馬前，告曰：小將接遲，罪該萬死。乞主公恩宥。光武大喜，問曰：汝何姓名？答曰：小將奉遵是也。言罷，請入關中，安下軍馬。有詩為証。

皂蓋朱幡擁翠貂，風威肅艸動中。
 城郭咸歸將已饒，天河未挽兵先洗。

總評

按更始遣入關者王匡，申屠建，開關迎建者祈人鄧曄。光武未嘗先入關，祭遵已為光武軍，市令未嘗開關納降，此何以說耶？

雪耻爭迎掃賊奸

却說王莽設朝會，眾文武正議敗兵之事。忽大使奏曰：我主事急，祭遵把守潼關，獻降劉秀，兵馬都入關下寨。乞陛下早發兵禦，莫待臨城難與攻。掠王莽聞奏，大驚，急令蘇

獻為元帥，邳彤為先鋒，盡起御林大軍二十萬，名將數十

員，御駕親征。出城至長樂坡屯駐，却說光武知王莽兵至，

急引大軍出坡對陣。王莽出馬謂光武曰：秦傳漢漢傳王

天數然也，非吾霸奪子若肯罷戰，休兵即指潼關為界。東

屬劉氏，西屬王朝，立為兩國，何不可乎？光武曰：若欲和兵

兩國，除有平帝子嬰并劉氏三千餘口，活却還我，即時罷

戰。馬武出曰：王莽反賊，記得教場演試，噴嫌醜漢。馬武將

軍，否王莽怒而叫曰：誰拿醜漢？邳彤應聲而出，手提方天

戟，坐下雪蹄馬，立於陣前，大叫言曰：汝縱有拔山之力，過

天之勢，今日斷欲拿汝以復王尋之仇。馬武大怒，躍馬輪

刀，直取邳彤。二人交鋒，敵戰五十餘合，不分勝負。王莽軍

中急令王瞻、李順、孫通、高密、李建、李顏、宗上卿、王煥、王武

一助戰。尤將聽言，飛奔入陣。光武見王軍助陣，亦令姚期

陳俊、劉隆、傅俊、朱祐、馮異、岑彭、祭遵、景丹、王常等一齊混

戰。王軍大敗，岑彭活捉蘇獻。王莽撥回馬走，光武引兵追

趕。王莽入城，令卒緊閉光武眾將一齊圍上。九月戊申，城

內竇融獻開宣平西門迎接漢兵。光武傳令不許傷害百

姓，如違者即斬。眾將蕭然而走，毫無干犯。邳彤知軍入城，

急領東宮王禹開東門走。訖光武眾軍放火燒着午門及

未央宮，搜王莽家屬，皇親國戚盡皆誅戮，惟不見王莽。光

武

武傳令曉諭百姓如有隱藏王莽者九族皆誅有拿獲送
 獻者千金賞賜許令諸人入宮搜捉時有客人姓吳被王
 莽以錢賞軍不能還家聽得旨諭許人民共搜即提菜刀
 一把尋入東宮而去却說王莽見火連內禁忌至宣室旋
 席隨斗而坐乃歎曰天生德於予桓韃其如予何此罪惡便應身首異處今漢兵
 以火焚宮吾避於此豈奈我哉庚戌且復於漸臺之上閉
 閣而坐至申時吳公搜尋入內宮見有高臺二所殿閣深
 宮四圍水遶乃曰王莽必在此臺之上放下弔橋而過至
 上閣內殿見着黃袍玉帶以脚排開其門進前拿住王莽
 謂曰賊子今遭吾手王莽告曰吾將錦包袱賜汝內有寶

物乞留殘命吳公接着錦包袱又扯下臺忽太尉李清走
 至將吳公打倒拿下王莽出見光武請賞光武大喜正欲
 賞清吳公走至告曰小人拿住王莽被彼搶來乞主公詳
 察光武曰汝有何証吳公曰小人有遂將錦包袱獻上光
 武解開視之乃國朝玉印鄧禹曰今日江山還歸我王光
 武大笑遂賞吳公萬錢吳公叩首拜謝而出乃曰為此賊
 久淹於是使吾拋妻故應其歡以鼓舞而去數載棄母多年今日纔償舊恨得轉
 家鄉言訖遂回而去却說光武是日與眾將士登於漸喜
 殿上書起十二帝王之靈擺列香燭於席祭雪仇恨將王
 莽蘇獻推跪神位之前聽宣祭奠令文官高聲朗讀

其祭文云

漢室山河二百餘年平皇勢弱賊子當權弑君殺父抗
勅違宣秀恢天下聘士求賢奸臣捉至細割刀千一酌
君恨二雪父冤香花祭畢聖祖升天

祭畢將蘇獻斬首莽凌遲細割分散其屍即如此何足以盡其事爭相殺者數十

人以莽首懸於城市百姓觀者或擲之於地或切食其舌
人人共惡而誅之後言王莽詩曰

百計徒勞苦戰疆江山依舊屬劉皇粉屍碎骨誠堪恨
擊首拋骸亦可傷斗酒何能稱奠祭荒碑誰為泣銘堂
當時解省回頭早免使龍泉劍下亡

摠評

王莽故一時之雄何至此竟如嬰兒就縛束手待斃豈
罪惡已深天奪其魄耶吁此烏江之靈所以至今不宥
也

新刻劔嘯閣批評東漢演義卷之四

操謀蔽主心過墜 過音戈

却說光武將王莽蘇獻斬訖大設筵會後更始將都洛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修官府秀宜賀功臣眾將飲

於席上唧唧噥噥欲立光武為帝乃置僚屬接文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下來迎光武知其意仗劍出席

而言曰汝等眾人再有交頭接耳更始見諸將過皆冠憤而衣姑人衣莫不笑之皮見司胡亂言者即斬諫僚屬皆故舊不百勝老吏武垂涕日不圖今日後是讒眾將

無一敢言是日即請更始坐於長安眾臣朝拜禮畢加封

秀為大司馬者行司隸校尉於前殿整修官府與秀等諸

將議事于內朝罷各散時八賊朱鮪等議曰今劉秀破却

王莽國家重柄都在其手兼其部下諸將不離左右我等

將何奈之胡殷曰吾有一計可害其命鮪曰汝有何計殷

曰來朝奏帝令劉秀部下眾將封出各郡為官使劉秀身無一措不能成立大事然後慢而備之何難之有此乃張良左遷諸侯之法也朱鮪聽言大喜次日入朝見帝奏曰今劉秀破除王莽皆其部將之力建此大功陛下若不封出為官恐惹眾臣之怨乞陛下聖鑒更始准奏敕令尚書省檢功加職擢擢者升也出各處為官是日傳旨光武令其眾將各封外郡鎮守不得久停於府各謝恩畢鄧禹曰此又賊臣之計欲害主公故散吾眾將彼得行事光武曰縱乃賊臣之計不可違逆聖旨眾將必聲聽命出登任所光武送至霸陵橋淚下分首自歎回府而去鄧禹謂眾將曰汝

等須從旨命暫散為官務宜精探消息匡救主公不在汝等英雄之志中於賊子之謀言罷各赴任去却說胡殷見散劉秀之將乃大喜謂眾曰果中吾之計也眾答曰雖然散其部將奈劉秀帝之寵臣何能殺害朱鮪曰吾有一計使劉秀自殺眾問曰汝何計也鮪曰見今諸州賊盜競生劫財殺命可奏上更始著其巡按河北但與三五百人跟往劉秀若到賊必殺之而劫其財豈不自送命乎張昂曰劉秀仁揚天下德播萬方人皆瞻仰而服豈有害彼之心若欲果行可令一人假粧劉秀先往河非諸州拷刑官吏勒騙軍民使劉秀到日人皆共惡而誅之方能害也眾皆

大喜遂依其計而行惟胡殷貌類劉秀即日私離京地假扮巡行經州過縣俱要羊酒接迎拷逼官民勒財措物有陳詞告狀者不令近見凡出街市百姓觀者俱要低首兩傍不許擡視牌至懷州報知太守張國期言司馬劉秀各處查刷官吏拷逼軍民有錢者得活無錢者受災太守亦要預備免遭刑迫國期聽罷而言曰人道劉秀德量齊天今行此不仁不義之事乃得一虛名耳言未訖人報劉秀按至國期大怒急引壯軍五百各披盔甲上馬前迎行經數里到一山坡遙望劉秀擺道而來國期接上仍依法禮施行看其動靜果否劉秀曰汝何不備羊酒遠迎故此遲

來則有慢上之心喝令重打國期見果有如此大叫衆軍

下手言罷一齊擁出四圍掩殺說謂殷勒馬急回軍走國

期催赶上數里未及卽罷兵回府胡殷走至長安見衆

人具說前事各皆大喜謂曰劉秀此回必遭吾計遂入朝

向何處

見帝奏曰今河北州郡盜賊群生黎民遭害陛下可令大

司馬劉秀巡撫州縣百姓庶保天下太平我王安居帝位

更始准奏卽傳旨賫救令司馬劉秀領軍五百親往河北

巡撫待按完復命時朱鮪八賊急先令人報知洛陽太守

言光武不仁可用機暗殺以貴爵功是日光武領救上馬

離朝徑望河北進發衆軍前呼後擁地震山驚行將洛陽

地近令人賁牌報知太守道臨城下董期忙奔出接迎至館驛設席宴待至日天晚董期喚出一人名焦休雄謂曰今上司文書言光武不仁令吾暗害其命汝若能幹是事賞銀十錠後報朝廷再加官職休雄曰太守嚴命小人卽行遂藏短劍於身徑入驛去故言排席爲由潛於窻子之下夜靜二更是光武秉燭獨坐玩取刺客荆軻之傳喟然歎曰刺客好無決斷悞汝性命休雄聽罷膽戰心驚不知書內有此說話只疑道彼慌忙伏於其前告曰不干小人之事乃太守董期接奉上司文書言爺爺不仁故使小人爲刺客害爺爺乞畱殘命光武曰前番來者非吾乃賊臣

胡殷假扮出巡故使天下官民怨歸于我休雄曰若爺爺肯恕小人之罪小人先往各州郡縣備說情由使不枉負爺爺之德光武曰此乃賊臣之計非汝之罪但下次休行是事休雄叩首謝恩急奔諸州報說情由次日牌到懷州太守張國期急整夫馬自領僚屬官吏出城遠接光武問曰汝等何處官吏答曰懷州太守張國期帶領本府官吏人馬迎接主公光武曰懷州至此路途頗遙汝何是遠迎耶國期曰昨日焦休雄報說前者案臨非主公親體乃賊臣胡殷假粧計害今主公親臨小尹故遠遠迓乞大恩宥罪光武大喜遂令前行至城入府國期淨整察院請入安

坐大設席宴有詩為証

屏開丹孔雀

褥隱繡鴛鴦

玉盞斟瓊液

金爐爇寶香

總評

閱此一段凡奸人用心與仁主度量班班可見

杖策追君意遠圖

光武正宴間忽人報說禍事已到請太守將何禦拒國期
聞說慌忙無措問曰何處軍兵荅曰梟子城混天大王今
兵馬都已入城請太守急作區處說光武等各各驚懼國
期急備人馬防禦同光武潛出視之見其從西門街擺隊

飛來當頭一將頭頂金盔身披鎖甲手提丈八蛇矛坐下

駱駝神驥見光武忙奔下馬拜伏于前光武見是大將姚

期即回驚作喜邀入衙內各施禮畢問曰旨命着汝為官

為何起兵至此期曰自長安與主別後真忠義真肝期心一德在死其之不知光武何以致日夜縈繫金未赴

登任所只於梟子城聚兵探信今聞主公巡按河北領軍

三千特來保護駕往鹿兔主公憂懼光武大喜宴罷同往

河北從白渡經過黃河至東山下小軍報曰前有大隊軍

兵兩員大將攔住去路主公將何治之光武聞報親出探

視乃馮異王霸也亦言未赴任官只於是處屯軍探知主

公消息特往跟隨光武聞言大喜遂令合兵前行至近鄴

城縣官各出迎接安於司坐大設宴會凡所過州郡考察
視假者何如
 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莽苛政吏民皆悅各各爭持
 羊酒迎接宴勞秀皆不受却說南陽鄧禹聞秀巡按河北
 杖策急追趕至鄴縣令人報知光武光武急出迎接攜手
 並入至公廳各施禮畢光武曰破除王莽吾得專封拜贈
 先生遠來寧欲仕乎禹對曰非也但願主公威德加於四
 海禹得効尺寸之功垂功名於竹帛臣之願也光武大笑
 遂留同宿禹進書一紙呈與光武

書曰

昔文王治世施仁政諸侯來朝紂王續基好濫侯忠臣

棄國今我主親破王莽天下未安赤眉起青瀆之南銅
 馬聚滹沱之北中原擾亂羣庶號悲且朝中更始乃弱
 寡常才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角勝爭
 鳴威力相讒疾侮忠良非有明智奇謀遠圖深慮欲尊
 主於安民也但朝夕自快而已主公素有大德已立威
 名諸士聞風遠至萬民仰德歡迎軍政肅齊信明賞罰
一、語、是、精、神、命、脈、處
 臣愚淺慮主可精詳欲為今之早計莫如延攬英雄悅
 服民心觀歸社稷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則天下不
 足定也臣鄧禹頓首百拜謹奉書

光武覽書讀罷大喜因令鄧禹常宿帳中與定計議每使

諸將等軍皆要詢訪於禹以當其才鄧禹復進曰臣聞邯鄲城小鎗賊果係漢室宗枝若主公到彼其人必降光武依言遂與眾將領軍前行至邯鄲下寨令人報知劉林忙出城接邀入後衙施禮各叙宗派則光武為兄劉林弟也是日大設宴待劉林私問姚期眾將今朝廷更始若何眾答曰更始不明信讒入賊疾賢妬能顛覆國政使天下紛紛而無定也林曰君既不明難任重責莫若于此佐立哥兄為帝以從人望汝等若何眾將聞說齊聲相應曰公言極當遂選日邀光武坐於正堂眾將列班于下林謂秀曰哥皇起義除妖身經萬苦未被恩啗顯爵返遭賊計所侵

況且更始非明智之君信讒毀直使天下英雄豪傑悉皆失望恐一朝有變則國屬他人而費吾哥之力也依愚所見請哥皇就此為君以從眾願言訖眾將一齊拜舞頓首山呼光武見劉林串同眾將逼立為君頓顏大怒拔劍一砍劉林忙走一傍說眾將四散躲閃光武怒氣咩咩還寨去訖

惑拜王郎歎正策

却說劉林見光武不從獨于廳上開坐門人報曰有一先按上者王郎假稱成帝子子喻劉林信之與趙匡大生來謁大王劉林遂出迎接見其狀貌非俗骨若神仙之象問曰先生來者有何貴幹先生答曰吾因觀望貴氣尋

真義年

至于此故敢冒謁尊顏乞姑恕罪林曰既有是言敢煩一
相先生曰觀足下之貴不過王公之位豈當是哉再遊觀
望謂曰貴氣落于南市劉林遂與同出衙尋行至南街
上允菴前見一賣卜先生舖上書著成帝子劉子瑜新居北
市賣卜二人入舖望賣卦先生伏呼萬歲劉林遂請至衙
問曰主公因何自苦于是荅曰吾因王莽篡國隱姓一十
八年今日畧定方纔顯露
離是劉林失着亦是光武自致
是日劉林遂立王郎子為帝改號興隆光年國號大漢皇
帝以國師桓法欽為左丞相桓就克為右丞相王赤龍為
元帥御弟劉林張美李獻為末將將四圍城門緊閉光武

知意急領軍至城下叫劉林問故劉林曰前者立汝為君
險被所害今已立却成帝之子劉子瑜也免勞復顧光武
曰既然如是敢問皇帝聖關多少林曰二十八歲也光武
曰兄弟錯矣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壽四十六崩傳位哀帝
成帝崩皇太子欣即位是為哀帝秀何不此折之
在位七年壽二十六歲崩又立平帝在位五年壽十四歲
被王莽鴆殺再立子嬰三年王莽十五年篡至此則子瑜
四十六歲也豈不詐乎兄弟休信他人惑言多是王莽枝
葉故假我漢名養銳以嗣王莽之業可不自察王郎聽說
大叫曰吾非漢室子瑜眾將豈能揜飾故立我哉汝雖劉
姓乃假漢妖人非正枝葉言罷叫眾將誰敢先出拿此反

漢劉秀忽元帥王赤龍應聲出曰小將願敵言罷引數員
猛將五百雄軍飛身上馬使一柄大桿刀立於陣前叫小
將對敵姚期出馬二人交戰十合赤龍敗走張美李獻二
人忙出來戰姚期戰無數合二人敗走不禁光武率兵趕
殺其將都入城去光武叫曰劉林兄弟休被他人誘惑骨
肉相戕可早省察共佐更始立祖宗之業顯後世之名劉
林不聽堅閉城池光武分兵圍守一月不服心隆王郎子
問眾將曰劉秀兵多將勇何以退之劉林曰主公勿慮河
中府大鎗賊處有軍十萬乃吾兄劉庭也臣往求借彼必
相助若得此兵至日即破劉秀王郎子曰今被困守月餘

正在危險汝若往借須要急回一救林曰不勞致囑臣當

竭方匡扶言罷上馬衝出陣去前望河中進發至蒲關令

人報知劉庭送出迎接施禮坐畢劉林具說借軍之事庭

曰起軍容易奈少先鋒當陣將何如郭言未訖一將飛出

應曰小將可在先鋒眾視之乃上將邳彤也劉庭大喜遂

令邳彤領軍一萬前行劉庭劉林領軍九萬後往行經數

日至邯鄲城下光武急分兵對陣姚期出馬謂曰吾與汝

等無仇何故逆天助寇枉勞力乎邳彤曰為王新室服仇

故來擒汝早下馬降可全生命姚期大怒躍馬橫鎗殺入

其陣二人交戰二十合不分勝敗各收軍歸陣來日再決

東漢演義 卷四
邳彤領王莽太子王禹撞至城下叫開門救兵都至王郎子城上望見認是東宮王禹思放其入恐泄已事遂攀弓搭箭射死王禹墮于馬下不放邳彤軍入邳彤見射死王禹痛哭却兵衝殺出陣奔往他方面去却說劉庭劉林後軍將至光武親領大將對陣王郎子見救兵都至急放城中一萬人馬出助兩下夾攻光武大敗引軍回走王郎子同桓法欽劉庭劉林引軍急趕光武望南正走小軍報曰前有三員大將領軍攔路光武大驚至近視之乃臧官王賈復是也有詩為証

塵途逢主主逢臣

臣主相逢喜自新

攜手並歸軍營裏

君臣相遇古難親

傾扶漢主滅奸邪

却說賈復等三將迎著光武邀入臺城安撫百姓頓歇軍兵忽聽砲响一聲桓法欽引軍圍城光武曰此處又因何能退之着·着·不·着·着·活鄧禹曰此城無糧不可虛守莫若乘其未備早開走出光武所遇大率爾爾再作區處光武然之遂引眾將等軍棄城出走奔至元城將近小軍報曰前有大將領軍攔路不能衝過知之奈何光武聞報歎曰吾今休矣忽見其將飛至叫曰小臣耿純特來迎接主公休得驚懼光武大喜遂同入城純令大設筵席宴待光武忽人報曰王郎子兵至光武謂眾將

曰誰能退却王兵耿純大聲應曰臣有一計可立斬王郎
 子光武問曰將軍何計純曰王郎子未知臣佐主公今既
 兵來臣領本部人馬一千五百內藏王郎如小兒賈復臧宮遠遠迎接
 彼必無備主公引軍後至內攻外掠必破之也光武大喜
 遂令引軍前去約行十里之地迎著王郎子兵問曰汝等
 何人耿純曰吾等特來迎接聖駕休得阻當王兵遂放其
 入再至第三隊被其當住不容進見臧宮賈復等俱入中
 隊見其攔當不放乃大喝一聲齊呼殺進光武聽知急引
 大軍助陣裏應外合叫殺連天姚期馮異王霸撞入其陣
 攪軍混戰王兵大敗王郎子桓法欽當敵不住忙撥馬走

姚期等率軍趕殺追將數里未及光武急令鳴金收軍入
 城安歇鄧禹謂眾將曰今雖勝此一陣王兵未曾傷折倘
 若聚會必乘敗勢來攻使吾不備汝等務宜謹守言未訖
 忽聽砲响一聲桓法欽將城圍上耿純進曰漁陽海馬賊
 劉顯處有軍十萬其人亦係漢皇漢皇枝葉每作賊乃危枝葉急之際亦每每求救于賊真堪痛哭亦可發笑主公可往求借若
 得此兵至助必破王郎子也光武曰奈賊寇緊圍不能勾
 出純曰臣夜開南門與王兵對敵主公開北門出往何足
 憂哉光武大喜至夜二更純引兵開南門大喊一聲鳴金
 擊鼓叫殺連天光武引眾將開北門飛走而去耿純兩下
 正廝殺間有軍卒報知桓法欽言光武開北門走出去矣

尚何空戰法欽聞報急收軍赴却說光武奔行十里之遙忽聽山坡後砲响一聲軍騎擁出當頭一將領兵截路見光武龍顏鳳準有帝王之像卽下馬施禮問曰公非漢劉文叔乎光武曰然也其人聞說忙伏頓首告曰臣接慢遲乞主公宥罪光武攜起問曰將軍何姓答曰臣乃幽州刺史耿弇是也光武大喜忽聽後軍追至耿弇急令其子耿耳退兵齊護光武入城引見劉顯劉顯接至後堂施禮各叙宗派顯乃光武之叔問曰賢姪爲何忙奔於此光武垂淚而言曰秀因巡按河井至邯鄲城不意劉林被人哄惑言王郎子是劉子瑜扶立爲帝又至河中串誘劉庭共起

大軍反漢助王與秀爭鋒秀兵寡難敵故投叔處借兵乞念祖宗之仇急相援濟倘或成功雖泉下亦不忘也劉顯聽罷亦垂雙淚謂秀曰吾有大軍十萬卽起往救令弟劉李點兵自陪宴待光武忽人報有別駕至言奉御來要投謁見未敢擅入顯令喚至接於廳上施禮其人見光武不言而出暗統大軍一千將衙圍住光武知急令衆將披掛與劉顯上馬出衙見別駕苗曾光武問曰汝等圍此衙者有何故也苗曾曰報小長安殺兄苗蒙之仇光武聞言大怒率兵拒戰忽王郎兵至衝殺入城光武衆將一齊潰戰鄧禹見其兵大兩夾相攻急令衆將領軍共保光武衝殺

出陣奔投東海而去。王郎苗會來攻劉顯，衝得各逃四散。收軍閉城，郎加苗會為本郡太守，鎮撫漁陽。却說眾將引軍二百，保護光武出走，詐稱王郎兵過，行經數日。至近海地，小卒報曰：「前有一員勇將領軍飛來，乞主公觀是何人。」光武大驚，其將奔至，觀是光武，滾鞍下馬，拜伏于地，言主公何苦若甚。光武認是堅譚，急進攜起二人，相抱涕泣，哭訴前因。堅譚曰：「臣與主公別後，旦夕憂懷，故假名於海上，為盜探望消息。今聞主公出巡河北，與王郎廝戰，竟來尋護，不覺幸遇于此。」言訖，遂合兵共往。有詩為証：

山隔萬重音信杳

月明千里故人來

人生聚散猶萍梗

或向風前浪裏回

民感仁威歸聖主

却說堅譚光武合兵前行，至一村莊，譚見光武而帶饑色，遂屯駐人馬，令軍侍膳。忽聽喧嚷之聲，一隊軍至，光武驚懼，急欲披掛見其至近，乃賈復引軍來也。二人大喜，遂將麪餅獻與光武。光武問曰：「此物何處得來？」復曰：「臣於王郎子軍中奪來，見主公饑餒，故敢進獻。」光武笑曰：「將軍真乃虎口奪食，忽姚期王霸馮異馬成耿耳俱領殘軍趕至，光武大喜，遂合軍前行。至三河縣，耿耳進曰：「此屬幽州之地，乃臣父所管之民，主公可詐言趕捉劉秀入城安下，臣有」

區處光武許之遂入城安訖耿耳對縣官實將其事說知縣官大喜遂出參見城內百姓人等知是光武各皆歡順有詩為証

劉君勒馬過三河

州縣笙簫鬧綺羅

西海仰瞻蘇雨露

萬民俱唱太平歌

總評

光武每到窘急時便有不速之客來相救援雖曰天助明主實手足腹心之報也不然英雄熱血自有賣處豈輕為人用哉

天憐弱寡退邪兵

却說光武於城內纔安半月之餘又被桓法欽趕至將城圍住光武引軍棄城出走法欽當住謂秀曰汝早下受降免使朝攻暮擊同法欽至江山如不願從立時斬首姚期等一齊大罵奸詭姚期假吾漢室之名貪榮立寇若擒到手把作王莽一般屍碎首法欽大怒罵其眾將曰弱寡孤窮安持大眾鄧禹曰羣鴉小啄豈敵鳳皇光武擺軍擗戰鼓譟旗幡眾軍交馬殺得天昏地慘鬼哭神號光武將雖雄勇奈三千兵卒豈敵二十萬之軍光武正在危之力氣不加仰天嘆曰常道真天子下降則有百靈咸助今吾累困賊兵會何應承言未訖忽正道、後、是、天、佑、百、靈、咸、助上狂風大作滾石揚

沙王軍將卒各皆掩面四散其後耿弇引領三千六軍衝陣混殺王軍大敗逃走鄧禹急令收軍耿弇進曰主公勿慮今遼東烏桓國有軍數萬臣同耿耳往彼求借接助主公斬除此賊早安天下之民光武許之耿弇父子上馬去訖光武軍從西南而往經過州縣俱屬王郎所管行至昆陽鄧禹曉會諸將許稱王郎軍至立於城下叫上開門遂入衙安下令縣官高戶急軍之飯食高戶與手下議曰恐是劉秀軍兵待飯之後之官員方可與食但見來軍累之累之催逼高戶愈生疑心不令與食其軍通入亂於高戶言曰正是劉秀兵也急至後之播鼓催軍圍捉光武知慌忙

披掛上馬引眾將往南門出走高戶領軍趕襲光武正至門下高戶在城上放下砍杖姚期聞說縱馬飛至門下奮手一托光武遂免其害有詩為証

畧舉擊國手

支持漢乾坤

若此英雄漢

誰堪與並論

王霸合水援帝難

却說光武等走出其城鄧禹曰為此一冷小食險失國家大事正欲前行忽聽王郎軍至勒馬復奔南走晨浪夜宿不敢入城或食於道傍或安於空舍奔至蕪蕪亭時天寒嚴凍光武甚有饑色馮異徑在民家求得豆粥一碗進與

光武。畧充腹餒。再至曲陽。傳經過。聞王郎領兵後。趕從者。皆有恐懼之心。行至滹沱。將近小軍報曰。前有大河阻隔。上無橋梁。下無船渡。又聽王軍後。趕如之。柰何。光武聞報。乃長聲嘆曰。前阻後逼。天亡吾也。王霸進言解曰。臣乞往視看可渡否。光武令其急往。王霸飛至河邊。見江水泛漲。浪滾滔天。安能得渡。遂仰天祝曰。吾主劉秀。仁德塞乎四海。與民除滅妖奸。柰賊兵勢大。力寡難敵。戰敗逃此。經過又逢大江阻隔。不能得渡。願天憐祐。護過此河。免亡賊兵之手。祝罷。回報光武。忙相謂曰。河可渡否。王霸恐驚眾將。乃徐言跪而進曰。冰堅可渡。跟護官屬。聽知皆喜。光武笑。

曰。侯吏莫妄說也。遂促兵前往。果見河水凍合。光武大喜。即躍馬縱轡而過。王郎催兵趕至河岸。見光武渡冰而走。眾將一齊爭功。競奔躍過。未及至中。忽一陣風過。凍冰粉碎。王郎十萬軍兵。俱溺河死。有胡曾詩曰。

光武經營業未興。王郎兵急勢相凌。
須知後漢功臣力。不及滹沱一片冰。

仲華燒火燎君裳

却說光武渡過滹沱。望前奔行。至南宮地界。遇大風雨。滿身俱濕。引軍趨避。道傍空舍之中。馮異抱薪。鄧禹燒火光。武對寵燎衣。馮異見光武面帶飢色。遂往農家求得麥飯。

一碗進與光武。光武大喜，自食一半，餘與眾將解飢。再往南行，馳赴信都，忽見城內眾官悉出迎接。光武遠望，認是任光、朱祐、景丹、蓋延、寇恂，祭遵迎入城中。後衙各施君臣之禮，共話間別之情。大排筵宴，賞勞諸軍。忽人報曰：「王郎軍離城三里下寨，次日決戰。」眾將報曰：「欲對陣。」任光進曰：「不可輕敵。況且是處東臯、西臯俱集，軍將接洽。王郎其勢甚大，既欲勝彼，可先令一饒話之士說連克西二臯，若肯合兵相助，則可破矣。」光武聞言，即令寇恂往說，恂領命單騎前往。至東臯門下，令人報知。劉植出接，邀入正堂施禮。坐畢，問曰：「將軍為何至此？」恂曰：「為漢司馬劉秀原係長沙。」

定王之投劉欽之子起兵破滅王莽，扶立族兄聖公為帝。今被王郎反漢，難與對敵。將軍若肯助漢，則更始基業可興，劉朝不絕後也。劉植曰：「所憐者劉秀仁德也。且吾亦係漢族，豈有他哉。」欣然即順。二人遂往西臯而去。至門下令人投報，王梁接入，與卓茂等各施禮畢，問此公何來。恂曰：「因司馬劉秀為賊兵侵攘，使愚特來投告將軍，乞兵救濟。倘能功就，以貴爵謝王梁。」大喜，即從應順。卓茂曰：「主公今在何處？」恂曰：「見在信都。」屯下卓茂聽言，就欲王梁起兵。劉植曰：「可再往漁陽太守劉顯處求借軍兵。」其人亦係漢族，聚有雄兵十萬，倘求合會，共往則破王郎如反掌矣。寇恂

然助漢大義，漢軍

聞訖遂與劉植卓茂王梁四人上馬同往前望漁陽進發。行經數日至其地界忽見一隊遊獵軍兵都執輕弓短箭。堅甲重盔。至近問曰何方將士。投此經過。恂曰司馬劉秀使吾投往漁陽太守處求借救兵。其首將乃是苗曾。聞說是漢將。大叫衆將拿捉衆將得令。一齊混捉。寇恂急勒回馬。望北奔走。苗曾領軍後趕約走五七里地。忽前一隊軍兵。書著大漢旗號。當頭三將飛騎而來。寇恂高叫將軍救吾。吾乃漢將。寇恂被賊兵趕迫。三將乃杜貌。吳漢。馬成。聞恂叫救。一齊喊殺。活捉苗曾。衆軍各逃奔散。遂脫寇恂之。引兵擁入漁陽城去。安撫百姓。至衙內坐叙。謂恂曰。汝

往何來。遭賊所追。恂曰。因投漁陽。皇叔劉顯處借軍。路逢此賊。若非公等來至。險墮其手。吳漢曰。足下不知其故。漁陽皇叔。主公亦投此處。借軍。被苗曾暗投王郎。相擊各衝。混散。王郎因封苗曾爲此太守。適纔追趕。被吾擒者。卽苗曾也。寇恂大喜。吳漢遂令左右推出苗曾。斬首。忽人報皇叔劉顯兵至。衆將各出衙接。邀入後堂。施禮。挨序而坐。吳漢問曰。皇叔許久何來。顯曰。自此混散。吾於諸處聚集軍兵。已得二萬之餘。特來破滅苗曾。汝等爲何先奪。吳漢曰。吾已捉獲苗曾。令人推至。劉顯大喜曰。爲此小賊。使吾君臣混散。遂拔劍下。措砍爲八段。令人拖出溝壑。有詩爲証。

擾擾于戈角勝爭

人民荒亂各逃生

寇恂已入漁陽裏

擊斬苗會直世平

總評

滹沱水合事奇，藁火燎衣解饑分食事，正滅漢助漢縱賊斬賊亦正亦奇。

天啟雄兵經日會

却說劉顯斬却苗會，令軍大排筵席，眾將一齊賀喜。正宴間，忽報耿弇父子兵至，眾皆出接。至衙禮坐，弇曰：「吾領壯軍徑來勦殺苗會，想被公等擒滅。」劉顯曰：「吾等除矣。」耿弇大喜，遂合兵會數，借得二十萬有餘，推劉顯為元帥，吳漢

為副帥，杜貌馬成為先鋒。是日即起軍行，吳漢傳令眾軍

不得傷戕百姓，如故違者即斬。眾皆應諾。砲响一聲，出城

前往于戈耀日，旗鼓番天。所過州縣不攻自服。行經數日至信都，離城五十里下寨。吳漢令小軍打探王郎子兵圍城否，又令寇恂報知光武。寇恂上馬飛至城下，叫開門。光武急令放入。寇恂具說所集軍兵約謀攻掠之事。光武大喜，遂與眾將約議，准同接應。令寇恂回報。寇恂上馬出城，回至寨中，見吳漢等話訖前事，却說光武登城叫劉林、劉庭等打話。二人遂至城下。光武曰：「汝等二人莫失兄弟之義，早省入城，共除妖賊，莫待禍急，然眉悔之晚矣。」二人不

聽回寨而去。是夜鄧禹領軍五萬出城偷劫王郎之寨，眾將各遵分兵四門圍伏。待至三更時分，王軍昏目睡濃，鄧禹令軍放火砲响一聲，四門齊殺入寨，驚起王軍不知去向，東投西竄，自相踐踏。桓法欽急引士郎殺開血路奔走，殘兵敗卒，衝混四散。鄧禹收軍入城，光武知勝，急開門接見姚期，馬上橫擔一人，龍袍玉帶，活似王郎之狀，心中微喜。至近以火燭之，乃弟劉林也。與王郎一樣粧扮，光武放聲大哭，眾將勸解未已，却說桓法欽招集殘軍，尚有五十萬餘屯下營寨。聽得吳漢於寨宰牛殺馬，朝歡暮飲，不理軍情之事，遂令劉庭、張美、李獻引二萬大軍夜劫吳漢之

寨。三人遵命領軍徑往撞至寨內，遍遶乃一空寨，急撥馬回四圍伏兵齊起，舉火高燒。王兵不能衝出，望西門撞走。被王梁截住，急退東走。賈復當住杜貌，劉植挺鎗混殺，斬劉庭於寨內。杜貌活捉張美，劉植擒下李獻。光武領軍攻襲王郎之寨，桓法欽領軍急望西走。光武收軍，杜貌等拿張美、李獻來至。光武曰：「軍中唆哄，通是此兩匹夫，喝令斬訖。」率兵再趕，却說王郎點軍損折三十餘萬，又聽後軍將近，急奔前走，忽聽砲响一聲，耿純領軍截住，二人交馬混戰。光武、鄧禹領軍趕至，劉翬、彭滿殺入陣中，見桓法欽騎龍騰空而起，法欽拔劍趕上，殺死彭滿，望光武再砍頭落

于地光武躲開乃馬首也有詩為証

百計混中原

扶王欲併吞

奸謀從惑世

依舊漢乾坤

月明妖婦駕雲來

却說光武見其邪術騰空。心懷驚懼。急收軍卒下寨。與眾將議曰。纔破無霸之妖。又逢法欽之孽。將何治耶。眾皆默然無計。至夜二更。月明如日。光武策杖出帳。徐步遊觀。忽見空中有一婦人。騰雲駕霧。金冠朱履。披帶仙衣。謂光武曰。吾乃滹沱河神聖母是也。王郎真命之主。汝休趕襲。若與天道相違。則性命難保。姚則在傍聞說。遂攀弓搭箭。前射

落其婦眾將夫入人忙近擒下兵殺綁縛入寨。姚期間曰。汝何妖婦。敢

來戲侮王君。婦人荅曰。妾乃王郎之妃。因桓法欽能行此法。使妾駕霧于此。乞天恩姑恕。鄧禹令殺犬血汚之。使不能行。光武催軍急趕。王郎知其兵至。忙領眾軍走入宋子城去。堅守不出。光武追至城下。分兵圍住。鄧禹見城上桓法欽以艸龍與王郎子共乘欲起。急用子房道法解壓其邪。使不能起。圍經半月。光武率將攻城。法欽夜出城走。陳俊方修紀敵等三軍截住。法欽急引王郎奔入邯鄲城去。光武諸將趕至城下。分兵圍住。王郎軍兵十傷九死。不有數百之餘。甚懷憂切。法欽曰。主公休悶。西太山賊處有軍

數萬可往求借若得其助可破劉秀王郎從說即令彭克
往借克遂上馬衝撞出陣行至其寨令人報知二人接入
施禮問曰君為何來答曰吾主劉子瑜被劉秀趕擊特來
二將軍處求借救兵倘成功後將軍皆有王爵之報其二
將乃岑彭李忠聞說大怒言曰汝主王郎賊子假吾漢室
之名欲爭天下今使詭計惑說忠良拔劍奮破克頭落地
總評

從來邪不勝正王郎固不足言矣劉林劉庭以宗室見
弟及面事賊卒至墮身喪首大可痛惜

奸計誣良誅佞賊

却說岑彭李忠斬却彭克領軍至寨見光武大喜眾
將齊議欲立光武為帝光武曰不可吾兄更始尚在若奪
其位是不仁也待其崩後方可受職却說朝中入賊朱鮪
等奏上更始言劉秀按臨河其眾將反立為帝更始聞奏
大驚急問近臣曰誰為寡人除憂破滅劉秀鮪曰今秦趙
二州馬武王常原與陛下為友得此二將立時可破更始
准奏急令宜至朱鮪謂曰聖上加封劉秀征北大司馬今
按臨河其反漢自稱為帝聖上特宣將軍往伐其罪後以
重報將軍若何馬武故言曰劉秀如此不仁則天亦不容
也遂允應其言敕賜費明為元帥龐貴為副將馬武為監

軍王常爲先鋒是日起軍十萬上馬前行至河井地界有人報知光武言更始皇帝敕令費明領軍十萬今將至近未知何故光武曰更始兵卒助吾勦滅王郎有何意也鄧禹進曰主公休信未曾表奏朝廷請求軍助無故自來恐是賊臣之計可令王梁迎出十里之外著其屯於彼地探取虛實然後合兵未遲光武從言卽差王梁領軍二萬前往行經五十餘里迎著王常等軍兩下排列陣勢王梁出馬橫刀問曰汝領衆軍將何所往費明曰來助司馬劉秀破滅王郎梁曰旣乃聖上軍助鄧禹將令遣吾迎接教汝等屯駐此地來日合會馬武故出言曰吾奉聖旨差遣豈

由汝便梁曰吾奉司馬將令誰敢違言訖二人交馬約

戰十合王梁敗走馬武趕追王梁勒馬再戰兩軍混殺一陣王梁引軍回寨見光武具說前事光武急引衆將素衣束手戈甲不身上馬出見費明約行數里撞過其軍光武叫曰請費元帥相見費明出馬光武問曰元帥來者爲何明日爲汝反漢自立爲帝聖上著我來拿光武聞言遂下馬請罪龐貴持刀乍欲近殺光武跪伏受死姚期在傍奮怒躍出大喝一聲罵賊臣誰敢持刀入殺挺起長鎗躍馬直取費明龐貴二人交鋒都無兩合忙走不禁衆將揀托光武上馬回寨鄧禹曰果乃賊臣之計非姚期將軍在傍

則主公幾乎息矣何能復乎馬武等趕至鄧禹曰誰出對
馬武是好人陣姚期應聲飛奔而出馬武輪刀與期故戰二十餘合不
分勝負各罷歸營馬武共王常計議至夜入帳斬却元帥
費明并副將龐貴次日天明二人提其首級曉諭眾軍言
有不助秀者此首為令號眾將俱言往助馬武王常即引
十萬大軍提頭入寨見光武大喜遂合軍一處時有
小軍走回長安入朝見朱鮪等具報前事朱鮪大驚又聚
眾賊商議遠贖曰吾有一計可殺劉秀鮪曰何計贖曰前
計變計百端吾謂君臣之義者聖上著軍討秀返被殺害不從稱此違逆上命假賣聖
旨一道令使者將藥酒往彼問罪呼劉秀隨使入朝若從
即稱帝天下後世誰得而議之哉

不逆則無反意如不遵命即將藥酒度與逼其快飲再令
護軍邳彤引軍五萬隨後擒捉亦言上命差來使見聖旨
叠叠决不敢違豈不中吾計哉眾皆大喜即依計行先令
使命賈肯前往後著邳彤領軍各各遵令去訖却說光武
正於帳中議事忽小軍報曰聖旨又至請主公迎接光武
急令安排香燭迎接開讀

旨云

朕叨天眷職掌山河奈初登帝位黎庶未安故此遣汝
巡按河其撫恤郡州托天下重事悉付於卿豈意聽信
小人之言反國自稱為帝前者朕遣費明監軍問罪夜

令奸人暗殺奪吾十萬之兵足見昭然之變明顯欺君
今再遣使賞旨施行如無反朕之心即當隨使入朝同
理國政共決民憂庶使朕無懷懼以釋既往之愆若不
信從毒漿快飲故茲詔示想悉宜知

光武接詔宜讀已畢謂眾曰吾當隨使入朝請釋枉罪使
不逆上而屈義也鄧禹進曰此乃賊臣之計欲害主公彼
得寵用專握主公不可信往恐有一失則有負天下豪傑
之望而漢室不能復興矣其使者李烟見鄧禹阻諫即取
金鍾滿斟藥酒度與光武逼其快飲光武遂接欲飲忽左
邊一將怒若雷霆飛躍走近奪下酒鍾擲之于地火焰騰

起三尺拔劍砍死使者光武視之乃大將姚期也眾皆大
喜有詩為証

何事君王意倒顛

毋聽八賊害忠賢

暗中敕使傳宣旨

一劍番身命染泉

忠言服將鄧英賢

却說邳彤領軍將至有人報知光武光武急領軍迎行經
數里相遇光武出馬謂彤曰將軍今將何往彤曰為汝信
違反漢自專為帝聖旨著吾特來擒捉聞罪光武曰吾無
是意何得誣乎彤曰既無是意又何違逆旨命殺害使者
鄧禹曰此乃賊臣之計將軍何苦信之古云良禽擇樹棲

賢臣擇主佐將軍文才武備勢力過人竭助王莽不能成
立後護王郎又經敗失今與賊類同謀致摧漢室金枝豈
不想更始榮顯為何而得皆吾主劉秀於亂世中創就基
業讓彼為君返信八賊唆嘑戮殺皇兄劉演後破王莽賊
盜平除又聽賊臣所謀欲圖吾主散其部下諸將著巡河
北千謀圖害萬計相戕今見王郎未除乘勢促兵叠提可
見兵始仁乎將軍早思回首共立吾主為君慶不失乎功
名之望將軍若不願從難出禹之手也今禹十萬雄兵三
十夫將已把二百里之地矣將軍縱有萬夫不當之勇則
寡難敵眾莫待掩提歸降掩藏名義將軍可自思之邪形

聽罷低首無言遂下馬拜降光武大喜即令合軍回寨聚

同二十八將乃二十八宿并南北諸星悉會于是當日光
武聚集諸將大設筵會宴勞功臣席間眾將都勸光武就
位光武不從忽耿耳呈一表章進而言曰我主可早成計
莫待眾心解散駟不能追願吾主察臣愚意言訖呈上

表曰

臣聞人之惡不可不除人之善不可不納吾主新破王
莽天下未安社稷日危山河且久非周武高皇之君不
能興創是業今吾主仁德兼備智度恢宏正所謂堯舜
之君也願吾主早繼江山慰羣渴望救生民之塗炭解

黎庶之倒懸。主君再辭避位。則天下衆豪失望。況且更始在朝。昏蒙愚弱。不思吾主義讓之心。但圖彼專榮顯之地。聽信賊臣。唆哄。疊傳聖旨。欺誣。則吾主幾被其陷。今再苦不相從。漢世山河必喪。士卒散離。嗟。臍何及。臣不辭碎首之誅。敢瀆天威之犯。願吾主聖鑒。臣耿耳頓首。百拜。謹奉表。

上聞

光武覽表。讀罷。微哂。言曰。待破王郎之後。爲帝未遲。鄧禹死其堅。不從衆意。且率兵攻城。桓法欽急引王郎。駕雲板北而走。鄧禹領軍。後襲。趕至高邑縣。分兵圍住。令軍殺

大取血塗汚其城。又圍半月不出。解兵暫退。離城三十里。屯下營寨。光武見有高臺一所。上書千秋二字。不識其意。遂問鄧禹曰。此臺何用。鄧禹曰。千秋者。謂軍多也。光武遂同衆將上臺。遍歷遊觀。玩畢。下寨。至夜二更。光武策杖。私巡軍帳。忽聽小軍議論。言元帥將令。來自於千秋臺上。立帝。光武聞說。大驚。回帳。自思。若待天明。衆人不由我願。不如出寨。奔回長安而去。衆軍豈奈我何。遂上馬徐行。潛往南門出走。時御弟劉植。把守嚴謹。見光武欲出。近扯住。其轡。告曰。臣奉元帥將令。若放主公出去。小臣該死。望主公仁宥。光武見不放出。乃拔劍。自刎。詭劉植駭然。急放轡。

去走入元帥帳下報知鄧禹鄧禹大驚忙引眾將越地追
 趕不知往何路去却說光武夜出策馬南行忽見其地兩
 人並立俱道來日太平眾立光武為帝光武聽知大怒伏
 劍躍馬望二人一砍化作火光迸散於地光武近視乃二
 石人也遂歎曰天賦吾以如是之人則山河社稷皆順非
 人願乎是日光武走至栢鄉城望前南行忽聽後軍趕至
 乃鄧禹等眾將飛馬走近勒住光武之轡告曰主公夜私
 出寨欲將何往光武曰回朝見帝汝管何為鄧禹曰賊臣
 屢謀未獲主公送入虎口叫眾將不由其意一齊趣擁回
 寨是日起軍攻城桓法欽見漢兵入城急引王郎駕霧騰

雲復還邯鄲而去光武率兵追趕至城下分兵圍住數日
 不出鄧禹曰吾有一計可擒妖賊光武問曰元帥何計鄧
 禹曰不可攻城恐其見遇駕邪又走吾等退軍十里彼見
 兵解必望南走栢鄉城去可令姚期王霸領軍五萬往南
 離城十里山坡下埋伏再令王常領軍二萬於南山高阜
 處探望若法欽走至吾等隨後追襲王常舉旗為號坡後
 姚期王霸伏兵齊起前攻後襲斷然可擒光武大喜遂退
 軍十里令各隊分兵埋伏去訖却說桓法欽見漢兵解散
 急謂王郎曰今城中糧缺不可久存喜得漢兵解退吾等
 可稱風急出投奔栢鄉城去其中糧艸甚廣方好交兵莫

要待漢兵復至難出其圍王郎問說遂與法欽領軍開南
出走前望栢鄉進發鄧禹知出急同光武等將領軍追殺
起至南山坡下王常搥鼓舒展旗幡姚期王霸伏兵齊起
箭如雨下王郎欲回馬武截住眾將軍卒喊殺連天王兵
大潰左衝右突無路奔逃桓法欽駕霧正起被姚期一箭
射落于地眾將忙近擒下王霸躍馬赶上活捉王郎斬軍
殺將屍伏如山光武收軍凱歌罷戰回入邯鄲城去有詩
為証

奸雄百計望遺才

誣使王郎戰九垓

直待滿營空應月

東風依舊綠雲根

平除賊詔蕭王職

知說光武等至衙坐定眾將綁縛王郎法欽推跪階前光
武謂曰為汝一賊傷吾兄弟之情○今○世○上○列○傳○人○事○間○發○令擒出斬首是日大
拼筵席宴勞功臣搜檢吏民與郎交通書籍○此○與○蘇○氏○死○凡得數千餘
章光武會將燒之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諸將吏卒皆言
願隨大樹將軍忽小軍報曰更始皇帝遣使賀旨已在東
門停下請王公出接光武聞言急令排列香案整笏上馬
與諸將等臣俱出東門迎接至衙伏聽宣旨

詔曰

朕奉天命冒職龍居上繼先王之業下安黎庶之心幸

喜莽賊勦除，冤仇洗雪，皆仗卿力，恢為而致朕於是位。○更○始○知○之○如○何○不○言○殺○害○
 近聞劉林結黨扶立王郎，假吾漢室之名，詐捏成王之
 葉東偷西劫，非犯南侵，社稷幾危其手，人民斂跡，傷容
 今卿蕩滅，整復王基，正所謂壯士能挽天河，淨洗甲兵，
 不用功勞，蓋世勳業，無雙朕特遣使飛臨，故去蕭王之
 職，邊疆撫息，罷甲回兵，免使朕懷紫繫以慰渴想心埃，
 故茲詔諭，宜悉知行。

光武接詔拜畢，眾將功臣齊賀新君。王職朕奔進曰：百姓
 患苦王莽，復思劉氏，速興今更始，雖為天子，而賊將擅權，
 未有導王於正，但以自貴為常，劫掠民財，疾讓忠赤，使士
 卒斂容更思莽，日是以知其必敗也。今我王功名已著，義

讓兩全，尚何久居是位而自苦哉！且我下以義征伐天下，
先○武○之○功○亦○大○矣○能○其○為○王○乎○不○宜○一○心○之○在○也○
 回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王可速取，莫待群奸俟釁他姓。
○世○上○之○安○且○尊○大○稱○王○稱○帝○皆○可○爾○且○諸○賊○此○方○百○餘○
 得之則我王枉勞前功，豪傑空瞻願王精察。蕭王聞言，微
而○創○中○興○之○業○也○
 笑而辭曰：王郎雖滅，河北未平，姑待四方寧息。即帝未遲，
 其心終不能徵。二於更始，却說諸處群賊，名曰銅馬、鐵脛、
 尤來、大鎗、上江、青犢、富平、獲索等，各領部兵，合共數百萬，
 人所在州郡，攻掠劫奪民財，銅馬聚于鄆縣，時值秋月，蕭
 王會集諸將商議，攻擊銅馬。鄧禹曰：此賊驍勇，不可輕敵，
 主公欲進，須起大軍，連城攻擊，方可破賊。蕭王曰：然也。遂

并鄧禹爲元帥、岑彭馬武爲副將、以姚期杜貌爲先鋒、馮異王賈爲左右使、是日點起大軍十萬、名將千員、砲响一聲、齊奔上馬、出城前行、干戈耀日、旗影蔽空、步卒騎兵擺施百里、至鄴縣離城五里下寨、忽南上一隊軍兵飛奔來、至蕭王視之、乃大將吳漢會河陽軍來也、問曰來軍多少、漢曰三萬有餘、蕭王大喜、遂合爲一處、於是士馬益盛、糧艸盈餘、鄧禹分兵擊城、叫賊徒決戰、銅馬聞言大怒、領軍五萬出城迎敵、兩邊擺列陣勢、銅賊出馬立千陣前、言曰、曰水村寇、吾素與汝無干、今來犯界、則計死乎、馬武大罵鼠掠小寇、不思立名于世、以就男子之規、且以劫財圖食、

同以禽類度日、豈足爲羨、余若早知降順、則有恩爵之榮、如拒抗頑殘、生不保銅、賊大怒、輪起方天戟、躍馬直取、二人交戰十合、鄧禹急令姚期杜貌岑彭吳漢等將一齊助殺、喊聲震地、金鼓連天、衆將混戰、銅馬大敗、急收殘軍、走入城中、堅閉不出、蕭王分兵圍住、困經半月、銅馬食盡糧空、夜開西門奔走、吳漢截住、兩軍大殺一陣、被其衝過、又逢岑彭攔路、二人交馬、其戰十合、銅馬敗走、奔投東北而去、蕭王領軍追殺至館陶縣、被其走入城去、今卒謹把蕭王分兵圍住、又經半月、鄧禹曰、此城糧多、艸備難可、輕掠王公、暫且退軍、離城五里、立起營寨、然後與彼攻襲、吾等

將兵則有本矣。蕭王曰：然遂退軍五里屯布堅營。忽一陣風過，鄧禹進曰：此怪風也。今晚賊兵必來劫寨，吾等須謹備之。可令布起空營一所，四面埋伏軍兵。姚期馬武守東門，岑彭杜貌守西門，賈復臧宮守南門，馮異王霸守北門。再令祭遵、邳彤、寇恂、朱祐等軍伏於兩傍接應。吳漢、傅俊、耿耳、王常保護主公於後營內，高燭明燈，讀觀兵畧。銅賊兵至，必望南進。臣與馬援伏於南山高阜處，探望待彼盡入，臣以火炮爲號，四下伏兵齊起，使彼縱有撥天之手，不能出吾鐵束之圍。蕭王大喜，謂禹曰：先生誠有鬼神下可測之机，天地難可量之計。遂依其行，令衆將分兵各伏去。

訖却說銅馬聚集諸將議曰：今劉秀兵雄將勇，兼日鄧禹高謀，吾與累戰未克一勝。今又圍城，日夜攻擊，如之奈何？忽小軍報曰：劉秀退軍十里，布立營寨，大王可率兵破之。銅馬聞言大喜。至夜二更，點起大軍五萬，各破堅甲重盔，長鎗硬弩，上馬出城，悄聲寂步至其寨首，徑從南門而入。見蕭王坐於後營秉燭觀書，率兵急進。至中營，見無動靜。勒馬觀過，乃一空營。銅馬大驚欲退，山上鄧禹馬援望見賊兵俱入，急令擂鼓砲响一聲，四門伏兵齊起。吳漢、傅俊、耿耳、王常四將自內殺出，旗幡鼓震，地泣大愁。銅馬急望東走，被姚期馬武截住，回奔西出。村貌、岑彭當住，大喝一

聲兩軍混殺復欲南回被馮異王霸賈復臧宮等諸將一齊夾攻銅馬大敗乃高聲叫曰吾願歸降可休罷戰蕭王見賊叫順急令眾將休持銅賊即奔下馬拜伏蕭王之前告曰小將罪該萬死乞主公仁恩寬宥有蕭王大喜遂封首將為列侯令合兵一處銅馬叩首謝恩而退却說馬武姚期等眾將議曰今銅馬雖服未可全憑其乃劫賊之身豈有忠心傾向恐其假順暫脫死危悉未能盡信銅馬等聞其所議甚愧流汗雖得封用亦不自安蕭王知意謂降者曰汝等休疑但可竭刀當先成就功業吾豈懷舊恨哉遂傳敕令各歸營整點兵刃眾皆大喜而退至夜人靜蕭王

日乘守騎案行諸部聽得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惟赤心置人腹中安敢不效死乎山是皆服蕭王回帳至次日天曉悉以降者軍兵分配諸將眾遂數十萬餘南徇河內故關西號秀為銅馬帝有詩為証

蕭王推赤置人心

天下蒼生若望霖

自是關中清鎮後

民歌擊壤頌克音

總評

歷觀帝王之興皆由豁達大度推誠待人彼始是項藉積疑剛愎安能成大事乎

薦舉能封太守權

是日蕭王親領諸部將率南入河內。忽人報曰：今有赤眉大賊樊崇等起軍十萬，攻擊長安。禍在旦夕，乞我王急發兵救蕭王。聞言大驚，急謂鄧禹曰：赤眉兵勢極大，非智謀之十則難破敵。吾欲托公往伐，淨掃烟塵，救萬民之塗炭。蘇四洵之來，瞻公意若何？禹曰：臣但無張良之智，韓信之謀，敢不效死。而當先乎？蕭王大喜，遂拜禹為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三萬，跟護鄧禹。西入關，征復問禹曰：今河內境界雖然富實，奈其險要之地，吾徇河北，欲擇諸將禦守而難有是人，將何如？耶禹曰：我王勿慮。臣舉一將可保萬全。王曰：何將？禹曰：部將寇恂，文武兼備，有牧民禦眾之才。非

此子莫可使也。蕭王聞言，歎曰：公善識人。卽月恂為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守關中，吾委公以河內，務當竭力匡護。廣給軍糧，益卒厲士，人馬防遏。此段以威得其定，勿與漢音相合。他兵勿以怠慢北度而已。恂曰：既食君祿，當盡臣忠。今王有所托，臣豈敢憚而亂哉？遂謝恩而出。再令馮異鎮守孟津，各分付訖。蕭王親送鄧禹至野王，分別各往。鄧禹既西，蕭王亦北，却說寇恂領蕭王之敕，為河內太守。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養馬二千疋，收租西百萬軍糧。兵刃各各齊整，雖使遠征，近伐未常乏絕。却說更始以赤眉之亂，使大司馬朱鮪及舞陰王李軼等屯兵

洛陽簡謂眾曰。今問蕭王北擊而河內孤寡且河內之地。民富財殷。正乃興兵之所。吾等可急取之。使後蕭王復至。將上無糧不能征戰。吾等乘勝擊之。必然可破。眾皆大喜。遂令計賊將軍蘇茂并副將賈彊統領精兵三萬南渡鞏河。攻溫。寇恂知簡犯界。即勒兵馳出。令人告喻近連諸縣。發兵會於混下。合擊軍吏諫曰。今洛陽兵渡鞏河。前後不絕。宜待眾中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乃郡之藩屏。失溫則不輕守。正宜速進。何懼之哉。遂馳兵詣赴。忽人報曰。偏將軍馬異起軍來助。請太守出接。寇恂聞言。急出相迎。馮異曰。蕭王委君二人鎮守諸處。今聞賊兵犯界。吾恐負囑之。

言待來相助。將軍共清塵虜。不忤吾等英雄之名。寇恂大喜。二人攜手共入。令設宴侍席。畢即起兵行。共食十萬有餘。及諸縣齊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令士卒鼓譟大呼。言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皆有怯之心。恂異二人分兵。鞏河兩處布陣。蘇茂賈彊出馬。謂恂曰。小將何名。早降免死。寇恂罵曰。豚犬賊子。不識河內寇恂將軍。故來犯界。三合斬汝。顯吾上將蘇茂大怒。縱馬橫刀。直取二馬。相交約戰十合。蘇茂敗走。寇恂躍趕。賈彊截住。戰不兩合。被寇恂一刀砍于馬下。河上旗幟一舉。馮異急出。兩處伏兵夾同攻擊。呼聲海沸。殺震山崩。蘇茂敗走。馮異寇恂趕殺。追至

洛陽連擊大破之。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遂收軍入寨。安歇。謂異曰：「此賊雖破，奈李軼、朱鮪未除，將何如耶？」異曰：「李軼初與蕭王謀約，吾遣將遺書說服此人，則朱鮪不難矣。」遂掃書一緘，遣人送下。

書曰

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命，觀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問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今長

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莫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也。哉！論功古人，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發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汝豈不想初與蕭王首約而起乎？願早思之，無爲後悔。大漢偏將軍馮異書拜。

李軼覽書，讀罷，低首無語。自思原與蕭王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所立，吾與共陷伯升，故知長安已危，不能持久。欲待降秀，恐懷舊恨，心思反側，不能自安。乃長聲歎曰：

下衆將齊衝混戰斬首五千餘級殘兵敗卒悉拜順降馮
李軼、為、與、先、武、約、而、五、皆、之、繼、其、才、
 異收軍安寨頓歇却說李軼自與異通書後不復爭鋒故
、縮、約、而、後、叛、之、一、言、之、開、修、後、後、此、身、死、各、滅、為、天、下、
 異大顯威勝及斬武勃等將軼獨閉門不救鮪聞大怒令
 人暗入帳下刺殺李軼由是城中離析多願降劉鮪自將
 兵數萬攻掠平陰馮異寇恂引軍對陣朱鮪出馬馮異罵
 曰背主反賊朝廷有何負汝故來犯境侵疆今日斬汝陣
 前以絕漢家之患言訖激若雷怒躍馬提刀飛奔入陣二
 人交敵戰無三合朱鮪大敗撥馬急走馮異寇恂率兵追
 襲趕至洛陽環城之下衆將一齊攻擊征雲蔽日殺氣寇
 大逃兵踐足戰士相衝賊兵大混朱鮪斃命撞出走入登

東而去餘兵將卒悉降拜伏於是寇恂馮異連破賊勝威
 震鄰邦洛陽境而膽落神驚是日班師渡鞏唱凱歌還却
 說蕭王與鄧禹於野王分別親引大軍五萬進擊河北忽
 人報曰今有大彤青犢十萬餘賊聚屯射大撈財殺命擾
 亂京城乞大王急往除之救拔生民之害蕭王聞言即發
 兵進大彤青犢主帥陳堅聞蕭王兵至急引十萬賊出城
 迎敵兩軍相對姚期等衆將一齊出馬對陣混殺戰至日
 中賊兵不退蕭王見士卒皆饑謂衆將曰可飯再戰賈復
 曰先破賊兵然後就食言訖奮勇當先賊兵見其勢勇各
 散奔逃而去蕭王遂急收軍進擊北平却說尤來大鎗五

幡等賊正於城中歡宴忽聽蕭王兵至急引五萬人馬出城對陣姚期出馬謂曰吾主蕭王寬仁大度納諫如流汝等早降拜伏重加官職不使遺臭于萬世也今若不從則性命是亦難保矣衆賊聞言大罵妖人艸寇焉成大用躍馬橫刀直取姚期光武急催馬武岑彭等出陣助殺衆將齊衝混戰賊兵大敗回走衆將追殺大鎗撥馬復戰被岑彭一刀砍于馬下姚期赶上活捉五幡尤來撞陣出走吳漢急催耿弇景丹蓋延杜貌耿耳王常等一十三將四圍掩殺尤來欲奔西走吳漢躍上大喝一聲砍于馬下衆將混攪入陣斬首三萬餘級伏屍百里亂墜坡岡餘賊混散

逃入遼東西而去蕭王收軍入城宴勞衆將却說五校賊兵招集數萬人馬攻擊真定人報蕭王王曰若此之亂天下何能得服清正黎民賈復進曰我王休慮今大賊平定何患小哉臣願乞軍三千一人往服蕭王曰將軍累戰受苦未息一安今待吾差別將汝且暫停復曰爲人臣子當盡耿忠豈可畏難而苟安哉遂不聽所言上馬勒兵而去行至真定兩敵相迎五校首將出馬謂復曰汝何將士敢來衝突吾陣復曰四夫村寇還不知大漢護都賈將軍名姓故來討死賊兵聞說膽落神驚欲回退走賈復橫刀躍馬大喝一聲斬于馬下衆隨將卒忙伏馬前叫降賈復大

喜遂令合會班師二千軍出四萬兵回於是諸邦震恐賈復之名有詩為証

大將平蠻勢若波

旌旗雲擁照山河

烟塵掃蕩班師日

鳴鳳青天唱凱歌

賈復回至北平蕭王急出迎接挽手歸幕問曰將軍平賊若何賈復具言所事蕭王大喜謂曰將軍一舉即破天荒遂令大宴耐勞至次日天曉軍人報曰賈將軍傷發瘡疾甚在危篤請大王急將何治王大驚曰吾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親至帳下問疾見復甚篤蕭以垂淚言曰吾常懼將軍懷忿為此故也今日果

然復曰以死事君臣之當分何足為恨但臣未能繼嗣無可思宗今妻雖懷有孕未知成否若何倘或有嗣位我王念臣之意扶持教道終臣不孝之名則雖死而無憾矣蕭士聽言不覺慟聲謂曰將軍所失者為吾勦除賊寇恢復江山今秀恨不能以身代豈敢忘乎相從於患難之中也是○士○雅○法○不○是○兒○女○子○泣○是○真○語○是○切○語○不○是○誰○語○既若細君身孕生女耶吾子娶之生子耶吾女嫁之將軍且重保養而致身寧豈足憂於妻子乎哉言罷令復安養自出勒兵狗薊薊者縣名至城安歇却說賈復疾愈引軍急追蕭王至薊令卒報知蕭王蕭王忙出迎接邀入帳下坐叙二人甚悅至次日諸將進曰我王聖鑒今河北盡平百姓

俱服王可就此為帝以慰眾聖蕭王不聽再起軍行至范陽馬武進曰天下無主如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尼為相孫子為將猶恐不能有益反為不美後悔無及我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且還薊即尊帝位以議征伐今此無主而賊相亂擊之乎蕭王驚曰何將軍出是言也可斬首為示馬武曰諸將皆然非一人也蕭王使武出曉眾將俱畏不言是日蕭王引軍從薊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奏曰漢遭王莽奪位宗廟悉被滅絕豪傑憤怒生人全炭王與伯升首起義兵推尊更始為帝而不能奉大統敗亂綱紀盜賊日多群生危感大王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拔邯鄲

并州弭定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力莫之敢抗論文德則無所並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為計萬姓為心何得累拒而苦乎蕭王又不聽言行至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蕭王曰寇賊未定四方尚敵何速欲正號位乎諸將進言不從且暫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上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既定天下亦應而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臣恐士大夫至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我王不可久自苦也若大眾一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眾不可逆願大王察臣愚衷

東漢漢書
早蘇眾望蕭王見純奏言甚誠切當深復感之乃曰待吾
將思行至于鄙召馮異問曰四方動靜若何異曰三王反
畔更始必敗宗廟之優在於大王今宜速從眾議上為社
稷下為百姓王曰吾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
此意若何異聞言下席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也心中
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此天速大王登位不可遲遲蕭王
聞言微微而哂馮異遂退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
詣進於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
際火為主群臣因是復進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萬里
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今上無天子海內淆

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我王宜答天神以塞群望蕭王於
是往言命有司設壇塲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軍卒得令
笑喜不勝即往南郊築壇建起高亭四圍結綵中建御座
以黃包綳褥鋪于金龍椅上前焚寶鼎後展繡房大畢至
縣復命六月己未文武百官各整朝衣象笏先臨壇所立
待早朝有詩為証

驄馬五更寒

東華天未曉

披衣上繡鞍

明月滿闌干

五夜禁寒扶帝王

却說馮異耿純姚期馬武等眾將各先肅侯壇外待駕登

殿是日蕭王車至，諸將扶上千秋亭。蕭王令列香案于前，親祝吉天。

祝曰、

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為人父母，秀不敢當。群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於昆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為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誦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群下僉曰：呈天大命，不可稽留。秀敢不敬承。

祝罷，眾將扶上寶位，鳴鑼唱山平，文武揚塵拜舞，齊伏。

金階聽宣，敕命改年為建武，大赦天下。眾將功臣各受封贈，帝令文武功臣各插金花於殿侍宴。眾臣聽罷，欣然即從，一齊戴上手捧金杯，跪于帝前，告曰：陛下新登寶位，臣等無可稱賀，敢獻野芹杯酒，以表君臣之義。願我王萬萬高壽，永撫黎民。帝大喜曰：朕居是位，俱賴卿等匡持，而致今日之顯。言訖，即下位，令各侍於兩傍。有詩為証。

侍臣各顯廟廊材、

齊祝君王萬壽杯、

酒灑金波浮日月、

歌聲喜氣一時回、

殿前侍酒浮香醪、

高品傳宣修善珍、

聖主御筵猶未飲、

便令頒賜及儒臣、

總評

帝王順天應人之日，正男子垂青書帙之時也。觴祝萬年，功成汗馬，濟濟英英，極一時之盛，不官威儀，後此者弗可及矣。

對日平樓讀本